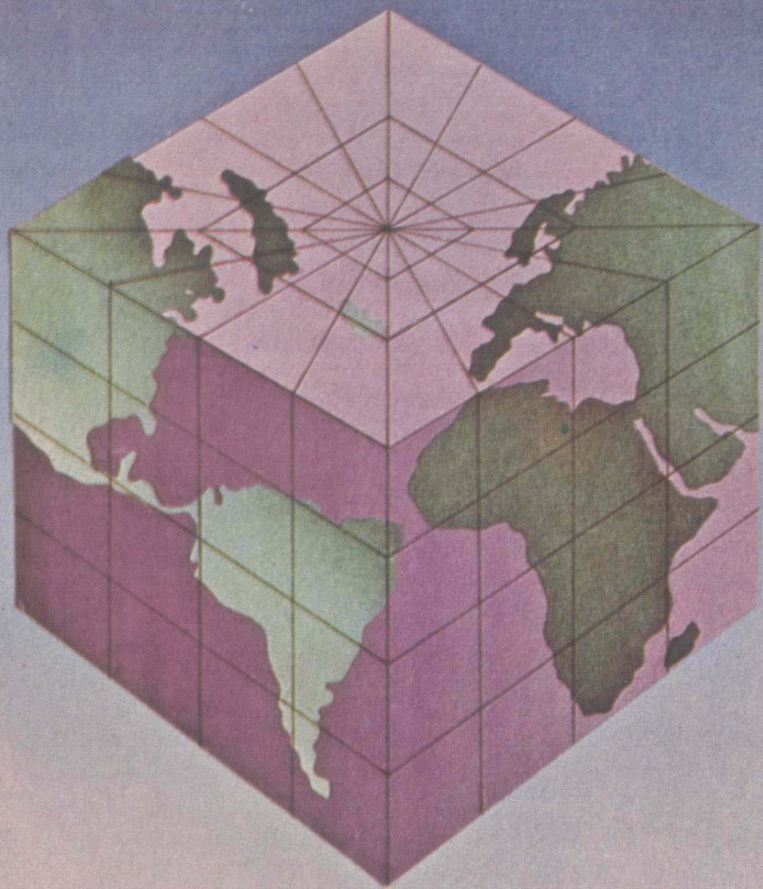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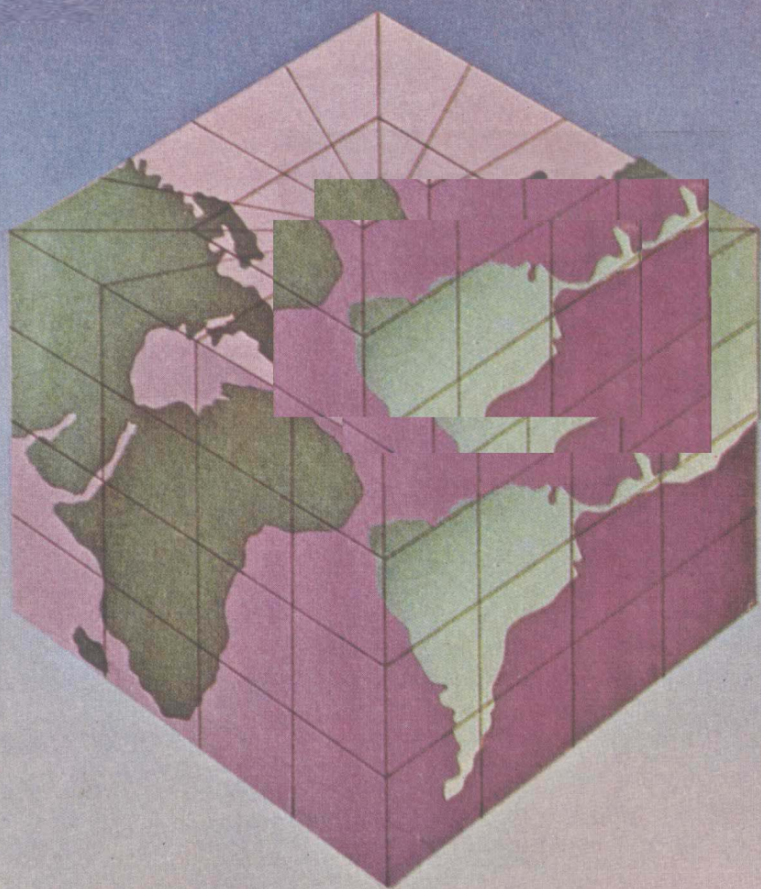




顏元叔散文集

# 人間煙火



## 集文散叔元顏 火煙間人

滋思情使迫事世之加・失喪已早心之子赤……  
和慰喜的樣同有都中心人吾……生叢觸感・蔓  
籟萬・後以夜子是於……態病至甚求渴・結鬱  
作……心良顆一着炙煎・燈明盞一有只・寂俱  
『間人』片一出陳舖您爲・觸筆的諧亦莊亦以者

# 人間煙火

顏元叔 著

出版者：皇冠出版社

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 
電話：七二一三四二二  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一〇五九號

發行人：平鑫濤

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 
電話：七二一三四二二

印刷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
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三三號  
電話：三七一五九五〇

定價：新台幣 伍拾伍元  
港幣 捌元

第一版：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月  
這一版：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三月  
著作權及版權所有。盜印必究





# 人間煙火

顏元叔散文集之一



# 目錄

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爲何寫雜文.....  | 九  |
| 晒太陽記.....   | 一五 |
| 我看電視.....   | 二  |
| 假日庭院.....   | 七  |
| 永遠ABC.....  | 三  |
| 常見的陌生人..... | 五  |
| 兒子們.....    | 一五 |
| 帽子子飛.....   | 二  |
| 夏蚊成雷.....   | 七  |
| 我愛開會.....   | 三  |

北密西根之戀..... 充

哀哉肉體..... 壹

懶貓百態..... 八

頒獎與領獎..... 九

燒餅夾油條..... 壹

夏日炎炎不好眠..... 一〇

各式優等..... 一〇七

十里長山..... 一三

游泳池畔..... 一九

荷塘風起..... 二五

七四七與夏威夷..... 三三

第七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..... 三九

美國十日行..... 四二

香港一日行..... 五一

可愛的臺灣..... 五七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行走在狹巷裏·····  | 一六三 |
| 不連續的好處·····  | 一六九 |
| 喚醒顏回·····    | 一七五 |
| 演講生涯·····    | 一八一 |
| 建設文化大國·····  | 一八七 |
| 心理建設的權術····· | 一九三 |
| 憂鬱的時刻·····   | 一九九 |
| 外文系二三事·····  | 二〇五 |
| 新士大夫·····    | 二二一 |
| 人文學的困境·····  | 二二七 |
| 懷念黎烈文教授····· | 二三三 |
| 宇宙之大·····    | 二三九 |
| 索忍尼辛是蠢熊····· | 二四九 |
| 血祭·····      | 二五五 |
| 人間煙火·····    | 二六九 |



# 爲何寫雜文

人們做事情，不需要條件有理由；就是有理由，也不必一一揭曉。爲自己的面子或爲別人的情緒，有的理由還是按捺心底爲是；不過，根據心理分析學家的意見，把事情壓在心底，尤其是見不得陽光的那些，必定沉入下意識，變成精神病症。所以，心理分析家治療精神病，便反其道而行，即是誘騙病人把心底事全部說出——他躲在椅背後偷聽。這叫『舒洩作用』。與其這樣，起初何必把事情壓在心底，不如說出來算了，免得積壓成症，冤枉花掛號費。所以，我要把寫雜文的動機，和盤托出，『舒洩』個乾淨。

本人寫雜文理由有三：一曰爲了稿費，二曰不甘寂寞，三曰喜歡噓噓。茲分條縷述，先談稿費。

『稿費』這兩個字，對文人有特殊吸引力。個人從小就夢想，有朝一日靠稿費過活。這其中似乎有一份浪漫情調，也有一份驕傲。相傳俗氣的莫泊桑，拿了稿費支票，必定矗立銀行門口，識與不識，皆展示一番。今天在台灣，什麼都振翅飛漲，唯獨文章漲幅最小——大概略表文人穩定物價之宏願而已。因此，台灣的稿費單實在不宜作莫泊桑式的展覽。然而，無論怎麼菲薄，究竟是錢；是錢，就有吸引力，更何況文人之於錢，有似餓野貓之於魚骨頭，有一點兒腥味，就等於大魚大肉了。所以，儘管稿費甚低，為一百大鈔，爬一千個方格子的人，據說全台灣有十幾萬——所幸多半還在野心勃勃或唉聲嘆氣的階段。假使一個月能收到三五百乃至一兩千的稿費，這好比公餘擺了個小麵攤，留在自己的荷包裏，或者交到太太手裏，靈魂肉體同感溫暖。

說到不甘寂寞，這是學院派人士之大忌；學院人士就是要能甘於寂寞，才像個學院派。天天提個破皮包，寂寞走進學校，寂寞走出學校。在學校，只有坐在前排的學生認得你——後排的學生始終不會知道那講台上喁喁而說的人姓甚名誰。至於校園之外，慕名而前趨者，只是伸手索薪俸袋的內人了。這時候，你為了解除寂寞，只好去友古人。所以，自古以來，學院皆有圍牆，以示與世隔絕。儘管牆外紅塵滾滾，牆內卻是一片寂靜的翻書聲。直到近幾年來，不知天上的星象起了什麼變化，學院與社會開始互通款曲，先是在牆上挖一個洞，雙

方互相覬視；繼之各搬來一張凳子，墊起腳跟，在牆頂咬耳朵根子，終至於牆垣崩裂，大有異族通婚之企圖。

讓學院與社會婚媾一番，好處不止三兩端，其中之一便是讓學院人士把他的所學所知所感，可以向更多的人訴說訴說。這便是美其名曰的學術大衆化，也可以叫做『建教合作』——只是與『經建』無關，真是此恨綿綿。學術要與社會接觸，實在很難。學院無錢，不能向電視公司購買時間；學院又無新聞價值，不能和歌星喉痛，在文教版上爭方寸之地。結果，只有在副刊上聊備一格而已。所謂副刊，顧名思義，只有附屬身份；所以，這也便是學院人士在大衆傳播裏能找到的最佳地位——正如學院人士在整個國家體系的位置一樣。所幸一般高明讀者，對於一版二版斗大標題，未見得有興趣，除了歌星喉痛之外，目光次則落到副刊上來了。所以，作爲不甘寂寞者希求與外界通聲息，副刊仍不失爲『紅杏出牆』的好地點。

最後說到喜歡嚙嚙。本人已四十出頭，算是半個小老頭兒了，黑髮之中白毛聳立——年歲是掩飾不了的。年紀大了，嘴巴就喜歡嚙嚙。年輕人辭簡意賅，三言兩語，接着就是『擺擺』；因此，年輕人太率皆爲詩人，簡明快捷，三行五行就是一首。年紀不再青春却還寫詩者，鳳毛麟角，而他們大概是四十以後仍有赤子之心吧。像我這種人，從來就沒有詩才，赤子之心早已喪失，加之世事迫使情思滋蔓，感觸叢生，鬆散的散文顯然是比較愜意的表達方

式。情思雜亂，與年歲有關，與生活有關，與時代更有關。一個不滿二十寸的電視畫面，白白無辜把許多素不相干的事，直往你眼裏耳裏灌塞，至於相干之事，更是弄得你心尖滴血，欲哭隨時有淚。更何況我這四十來個春秋，經歷三大空間，即大陸，台灣，與美國——外加小日本，小香港，與荒涼的加拿大。雖未讀萬卷書，卻行了不止萬里的路。每里路留下一塊里程碑，因此心中碑碣林立，有似亂葬山崗。具備聖賢或英雄襟懷的人，行萬里路是大教育；對我則那些跋涉，不過徒增感傷而已。感傷既多，積之胸臆，則想吐露，而雜文便成了唯一堪用的痰盂。

其實，何必行萬里路，每日打開報紙，那天心裏不感到微微的痛楚！缺乏英雄氣概如我者，沒有一把快刀，切不斷許多游絲。總是拖泥帶水，拉拉扯扯，輾轉反側在時空的羅網裏。眼看着大標題，中標題，小標題，心想到有氣無力的憤怒，欲舉乏勁的雄圖，忍氣吞聲的委屈，不識大體的小民囤積五、六千元的衛生紙，腦滿腸肥者乘機撈它一票的虎狼作風，凡此等等，真是令人如喪枚的『祭妹文』：『減一分則喜，增一分則憂』。其實，這些事與你什麼相干？你寂寂的在學監裏靜靜的翻你的書好了，然而，你還是痛楚着，因此，你便想傾吐傾吐了。

寫雜文的理由，算是交代了，舒洩作用如何，便要看以後篇篇拉雜文字的功效。若果產

生舒洩作用，希望它不僅能夠發生在自己身上，也能發生在讀者身上。因為，台灣空間甚小，大家就是一家人；吾人心中當有同樣的鬱結，喜慰，渴求，甚至病態。作者需要舒洩，讀者需要舒洩，就讓咱們一同舒洩吧。問題是能否把握那些所謂的『集體潛意識』或『民族記憶』了。理由有了，目的有了，只是怎麼去做呢？這點卻無法交代。只是有人要我寫，自己想寫，那就只好船到橋頭自然直，或是觸上暗礁算了。讀者愛讀與否，編者自會隨時注意反應。悄悄來一個『稿擠』的友善通知，便可以停了。其實，副刊原是不值得重視的東西，這可從閱讀的環境推知。一般而言，閱讀副刊的環境有二，一是在床上，一是在馬桶上。在床上，讀者必然河馬式的呵欠連天，就等副刊加強睡意，然後十指一鬆，頭一仰，撒手去了；副刊落在『水晶變枕傍』。若是在馬桶上讀副刊，必然唇間香烟一支，濃霧嫋繞於眼前，鉛字更在烟塵外；看不真切的文章，好壞也就無關緊要。本來，出恭看副刊，就是一種催生作用，待催生成功，副刊從手頭滑落，掉到烏何有之鄉去了。以上二例，只是證明副刊無足輕重；因此，替副刊寫文章的人，不必正襟危坐，『艱難苦恨』，提心吊膽，以為自己在修詔書或撰社論呢。

然而，文人之所以為文人，便是自期把『文』章寫好，才能自許是個『人』。就憑這點自我警惕，大概不會偷工減料，火候未到，就端上桌來。更何況寫這種文章，多半在子夜以

後，萬籟俱寂，只有一盞明燈，煎炙着一顆良心。因此，成品該是可售的燒餅——當然，也可能火烘過度，化爲焦炭，那也就無可如何；寫的人只有改行炸油條去了。